

溺愛養出怯懦性格？ 過度寵愛不利自立

古今
幼教

唐高宗李治生於盛世，功業不少。他的父親李世民有豐功偉績，妻子武則天是第一位女皇帝，孫子李隆基有開元盛世，而李治則常常被人稱為懦弱無能的君主，歷史上關注較少。

不說不知，李治是唐太宗最為溺愛的兒子，也是唐太宗唯一親自撫養長大的兒子。李治一出生，太宗就下令，只要是這一天出生的人都能得到糧食，隨後又大宴五品以上的大臣，甚至在李治出生三天後，母親長孫皇后將最珍貴的玉龍子賜給了他。從此，這枚「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的玉龍子就成為代代皇帝們的吉祥物。

貞觀五年，李治三歲，就被封為晉王；貞觀七年，唐太宗把太原府封給了他。要知道李淵當年在太原郡起事，太原可謂是李氏家族的龍興之地。李治也不辜負父親的厚愛，從小就很聰慧，對父母也十分孝順，唐太宗曾經考察他對《孝經》的理解，李治對答如流，唐太宗聞言更是高興萬分；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去世，《唐會要》留下了這樣一筆記載：「晉王（李治）及晉陽公主，幼而偏孤，上（唐太宗）親加鞠養。」放眼整個大唐王朝，被皇帝親自撫養長大的皇子唯

有李治一人。

《舊唐書》評價李治的性格是「晉王仁孝」，「仁孝」就是好人孝順，但用來形容皇帝就和懦弱差不多了，由唐太宗親自撫養、寵愛栽培的李治，為何落得懦弱無能的評價呢？

缺乏安全感 幼兒慣於依賴

李治的問題卻正是因唐太宗親自撫養造成。英國發展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附理論」指出，依附是演化上留存下來的產物，小孩子一出生就會去依賴身邊重要的人（通常是媽媽），藉此保護自己免於受到外在的威脅。小孩子更會發展出一套自我和外在互動的方式，用來探索這個世界，並學習用更有效率的方式來參與社會關係。

鮑比進而提出「安全型、迴避型和矛盾型」三種幼兒依戀類型，指出「迴避型」和「矛盾型」兩種依戀模式的孩子的安全感較弱，在面對挫折事件時，往往容易產生怯懦和退縮心理。簡言之，當安全感未被滿足時，我們會開始擔心自己是否值得被愛，以及他人是否會愛我們，此時我們就會採取不安全的依附策略。

我們看看唐太宗親征高麗的故事，就可見李治對唐太宗的依附：唐太宗親征，太子李治自然留守後方。自幼與父親朝

夕相伴的李治非常不捨，竟連日哭泣，要知道李治其時已十七歲。唐太宗問道：「你自幼在我身邊，像嬰兒一樣，此番出征，你正好可以借機鍛煉一下，為什麼要哭呢？」李治則回答道：「我七歲時母親便去世了，父親你一直把我帶在身邊，朝夕相處，從來沒有分開過，一想到我們要分開，我就忍不住傷心。」

強勢的父親培養出習慣依賴、缺乏安全感的兒子。日後唐太宗去世，李治父母皆不在，可以依附的就只剩同樣強勢的皇后武則天。



◆圖為西安大雁塔，始建於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
資料圖片

梁可茵老師（學研社成員，從事幼兒教育寫、教、編達二十多年，在書海濼論中尋找方便之門，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現為自由撰稿人，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



◆南朝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部分）。
資料圖片

「竹林七賢」放縱古怪

酗酒對抗傳統禮節

古今
談心

《世說新語》是劉義慶（403年至444年）在南宋時所寫，主要記錄魏晉時期的士大夫階層的文化、語言和生活形態等。此書當中的故事，文學界常用「魏晉風度」去描述，但在今天的社會科學角度看當中的故事，可謂是「後現代主義古代穿越實踐版」，不得不說我們老祖宗的文化思想超前程度「吊打」其他文明。

後現代主義影響今天社會科學的眾多理論，特別是對社會學和輔導學更為明顯。所謂後現代主義，是一種20世紀中後期才開始流行的思想，簡單來說就是挑戰、否定、顛覆主流定義的思潮，不輕易接受「正常」的定義。如在結婚這議題，除了認為個人可以自行定義婚姻外，也會挑戰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會問為何不可一男一女或三男兩女等等。

再簡單來說，大家可能也聽過類似「不要別人定義的生活」、「我要活出自己」等口號，聽上去十分合理，也合近代人口味，這些都是後現代主義的表達，總之「我的生活我作主」、「不同議題下的多元文化包容」的潮流思想背後，就是把個人想法和權利放到最高的個人主義背景下發展出的後現代主義在推動。

「酗酒七友」推廣後現代主義？

《世說新語》共有千多個故事，有一篇章名《任誕》，任誕在今天的理解就是放任、任性、放縱。《任誕》有一段記到阮籍說：「禮豈為我輩設也」，直接說明了當時這群思想前衛的士大夫就已經在中國身體力行地推廣後現代主義。這七位「超凡脫俗」的酒友團，常到竹林以酒會友，人稱「竹林七賢」，以今天的社會標準定義可以用「酗酒七友」去形容，他們無時無刻都在喝酒，有的喝到睡了幾天，有的喝醉了直接睡到朋友家門前又突然回家；有喝到吐血的，又有為了飲酒做低下工作的。他們故意不負責任，對傳統禮節有意地對抗，甚至以今天的標準可用古怪去形容的行為，絕對不是正常人所能作出及想到的。

如阮籍沒事就哭、繼續好幾天不洗澡、山濤會縱容老婆的偷窺癖、劉伶天天在家裏裸奔、阮咸跟豬在一個盆裏喝水等，竹林中的這七個怪人，性格各異，一個比一個怪。一般人會覺得有趣，覺得他們有型，但作為士大夫，本應以禮作最重要原則。這種不羈任性跳出當時的條條框框，反差極大。

不過，從輔導及後現代主義角度看，一群酒精成癮者冒着被社會排擠甚至制裁的風險也要顛覆當時的主流文化，可以估計他們的情緒有一定問題，對抗強烈的主流文化是他們唯一的自救方法。

然而這又引出兩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第一，跟從主流文化不才是正常嗎？第二，當全部人都嘗試顛覆主流文化，那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呢？

劉國輝老師（學研社成員，在大專任教心理學十多年，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作準備。）

行善受賞利教化 見微知著論久遠

古今
解惑

中華傳統文化的本質，在於教人認識天地變化的規律，了解道德教化的重要。天地變化的規律為何？《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儒家教人與人相處的倫理，道家追求人與自然共存的和諧，佛家闡明因果相生的報應，盡皆為陰陽相生相應道理之發用，乃東方之「相對論」也。

「道德」也須兼慮整體

所謂「孤陰不長，獨陽不生」，既然世間萬物皆相對並存，則人處身天地之中，斷不能只求一己好惡利害，而必須兼顧整體平衡。《說文》曰：「仁，親也，從人從二。」儒家以「仁」為道德教育的基礎，旨為以二人相親為喻，提醒君子做事不能只顧自身，而必須兼視物我相對的平衡。孔子釋「仁」曰「愛人」，又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如是故。

因此，中華傳統文化罕言絕對，重視相對共存，以及相處相待的道德標準。就連「道德」本身，也必須兼慮整體，不能一概而論。《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有一故事，正好說明此理，其文曰：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達也。

譯文

魯國有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國外淪為奴隸，只要有人能把他贖回，便可以到國庫領取賞金。有一次，子貢從國外贖回魯人，返國後卻拒絕領取賞金。孔子知道後說：「子貢做錯了。從今以後，魯國人將不會從別國贖回奴隸了。向國家領取賞金，並不會損害你的德行；但不領取賞金，魯國就不再有人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同胞了。」

又有一次，子路救起一溺水者，那人送贈了一頭牛以示謝意，子路老實收下。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勇於拯救溺水者了。」孔子能夠見微知著，觀察到人文教化的長遠發

展。

註釋

- (1) 臣妾：古時對地位低賤者的稱謂，男稱臣，女稱妾。
- (2) 贖：以財物換回人質或抵押品。
- (3) 府：指國庫。《禮記·曲禮》「在府言府」鄭玄註曰：「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
- (4) 讓：通作「攘」，指推攘、拒絕。《說文》：「攘，推也。從手，襄聲。」段玉裁註：「推手使前也，古推讓字如此作。」
- (5) 拜：拜謝，行拜禮以示謝意。拜禮，古代表示敬意的一種禮節，雙手作揖，或下拜。
- (6) 觀化遠：指能觀察到長遠的變化發展。《周易·象傳·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子貢贖魯人回國而不領賞金，行善助人而不求回報，孔子何以不悅？此一故事，又見於《說苑·正理》及《孔子家語·致思》，二篇並載孔子以下評論，於義更顯：「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有力贖人回國者本已不多，倘再樹立贖人而不領賞金之風，使大眾以領賞為恥，日後自然更難有贖人之舉了。

子貢行善而不求賞，只提升了個人善名，卻拖累了大眾行善的動力，間接妨害社會公益；相反，子路救人而受牛，表面是世俗貪財，實際上卻刺激了大眾行善，故孔子深以為然。君子連行善也要存公忘私，至於其他一切行事，亦莫不以整體為念。傳統文化重視陰陽相對之理，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孔子的評論，《呂氏春秋》謂：「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說苑》亦引老子「見小曰明」語，認為「孔子可謂通於化矣」。君子體萬物正反變化之理，即明「道」；通曉道理，施行教化，即立「德」。中華傳統文化之本，即在通達「道」、「德」而已。

明人袁了凡作《了凡四訓》，訓勉其子遷過向善而改命之法，其中第三篇「積善之方」謂善有陰陽是非之分，亦引上述故事為例，說明「人之為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之理，讀者可以參看。

謝向榮教授（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人生處處是歷練 愈經風霜愈成長

古今
今品

一、處逆境心，須用開拓法。處順境心，要用收斂法。

二、世路風霜，吾人煉心之境也。世情冷暖，吾人忍性之地也。世事顛倒，吾人修行之資也。

（以上語出《格言聯璧·存養類》）

在自然界中，人的體能並不特別優勝，我們之所以能戰勝其他動物，主宰地球，靠的是高於萬獸的智力。人們普遍認為智力愈高的人成就愈大，並發明了「智商」測驗量度人的智力。

然而，研究者逐漸發現，主導人能否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不在智力高下，而在於處理情緒與人際關係的能力，因此發明了「情商」測驗。其後，研究者又發現了個人在抵抗逆境能力的重要性，發明了「逆商」測驗。

古今智者所見皆同。《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傳統上，中國文人每每歌頌百折不撓的氣節，如于謙的《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詩歌開首便是「千錘萬鑿」，一如志士仁人，無一不是在經歷千辛萬苦而煉就的。烈火焚燒，何其可怕，詩人居然說「若等閒」，石灰與志士，何其勇敢自信！

烈火焚燒，尚是生存的考驗，而粉骨碎身，則是死亡的威脅，石灰與志士依然毫無懼色，憑藉的是什麼呢？是心中有比性命價值更高的理想。

鄭板橋的《竹石》則是另一篇篇：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詩人筆下的竹，既非暴風中被連根拔起的大樹，亦非卑微渺小任風擺蕩的小草，它咬緊牙關，忍受着疾風的千磨萬擊而始終不折腰，其直節勁氣值得敬佩。

這根竹猶如百煉鋼，你愈是錘打它，它愈強。為什麼竹子能在艱苦卓絕之中仍能昂然挺立呢？它牢牢地立根於岩石上。這堅如磐石的就是詩人的信念。

同學們往往希望考試名列前茅。然而，年年考第一名也未必是好事。從未面對過挫折的人，一旦遭遇失敗，未必經受得起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們應向石灰與竹子學習，堅持理想，百折不撓。

施仲謀（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李敬邦（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